



中

高 淳 著
feng shi 風 逝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

折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三部

第十二章

第二天，星期一。

清晨的一场倾盆冷雨，飘摇了江南一片灰色的迷蒙。

江南的雨，苍穹的泪。太湿太冷的朦胧，仿佛总在凄凉着一场灰色的梦。

雨停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

陆至诚找了个很勉强的借口，没有参加中盛公司和正飞公司在下午举行的签约仪式。

很快就到了黄昏。

暮色已苍茫。

唐梦佳上了陆至诚的车。

陆至诚的车跟着陆贤的车，一起朝红枫饭店的路上开了去。

一路上，陆至诚似乎找不到什么话和唐梦佳说。

陆至诚莫名地，竟觉得心里有些乱。

“我为什么真的要去呢？”

陆至诚突然想。

“我真的不想去吗？”

陆至诚突然不敢再想。

他尽量集中精神开车。

车厢里，竟是很沉默。

唐梦佳仿佛也是突然找不到话和陆至诚说。

还是唐梦佳先开了口。

唐梦佳跟陆至诚笑说了一会儿昨天在湖里翻了船的那几个家伙，便又突然顿了下来。

陆至诚看了一眼唐梦佳。

唐梦佳犹豫了一下，说，下午我在仪式上，没看见梁啸刚。

陆至诚看着车前方，顿了顿，说，哦。

唐梦佳想了想，又说，我也没看见她。

陆至诚没有说话。

一片突然的沉闷。

“……下午你为什么没去？”唐梦佳问。

風

折

“……有事。”陆至诚说。

“……哦……”

唐梦佳没再说什么。

一片短暂的沉默。

“……下午……大伯没说都要去嘛。”

陆至诚顿了一顿,看着车窗勉强笑了笑,自我解嘲似的说。

“其实……就算说了……也是可以不去的……”

唐梦佳轻轻沉默了一下,还是小心地说。

陆至诚心里突然像是被什么给轻轻触了一下,忐忑忐忑地,说不出话来。

一时无声。

唐梦佳突然像是有些不安了起来。

“我是想……是想说……”

唐梦佳突然很后悔,不知道自己是想说什么。

“你看你想到哪里去了——”陆至诚抑着忐忑,看着前方强笑了一笑,将右手放在了唐梦佳的左手手背上,小心着说,“……我不是都说过了吗……你看,我们不是总在一起吗……”

唐梦佳转脸看了看陆至诚,下意识地用自己的右手摸了摸颈前的项链,愣了一愣,便勉强很好看地笑了一笑,半开玩笑似的满不在乎地说:“是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想说,天知道他们晚上人会不会都来呢,也不一定热闹得起来——”

陆至诚顿了一顿,便也笑了笑,下意识地收回了右手,像是回应又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轻低着说:“是啊……不一定都去……”

唐梦佳笑着张了张口,转脸看着陆至诚似乎还想要接着说一些什么,却一下子没有再说。

她在陆至诚的眼角,看到了一缕浓烈的伤思。

车子在路上行驶。

过了十字路口,就到了红枫饭店。

暮色已深。

霓虹片片似枫红。

断断流光生逝,灿若叶叶红香风落。

都停好了车。

陆贤下了车,先给陆中盛打了个手机,然后便带了陆至诚、唐梦佳和另外两个搭他车的同事,一起走进了饭店。

是这里。陆至诚有些感伤地想。

竟然是这里。陆至诚自嘲而难过地想。

陆至诚不由自主地,走得有些慢。

一行人,准备上三楼。

陆至诚牵着唐梦佳的手,走过底楼大餐厅的门口时,却不自觉地停了停脚步。

餐厅里《昔日重来》的钢琴旋律,若远若近地飘残在一片染了旧的空气里。

陆至诚有些怅然若失地朝餐厅里看了一眼。

靠落地窗的那一桌旧座位上,空空荡荡。桌上的那一只如旧的细瓷花瓶里,依然插着一枝鲜艳的花蕾玫瑰。

陆至诚忽然又像是看到了三年前的那一个青青翠翠的夏天,还有那一年夏末的那一个美丽铭心的恬午。他好像又是看到了那时候的胡珊和自己,正一起开心而志志地面对面坐在靠落地窗的那一桌座位上,在一起说说笑笑地,心不在焉地吃着东西。他看见了那时的胡珊,一直傻傻地坐着,等着,想等自己真的可以把那些两个人心里都知道的话,真的对她说出口。他还看见那时的自己,一直心跳意乱着,看着胡珊,真的想说,却又一直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真的对她说。

陆至诚看着眼前的一幕幕,开心地想,我真是傻。

“快走吧——”

唐梦佳拉了拉愣在餐厅门口莫名出着神的陆至诚,说。

一刹那,全部的全部,在陆至诚眼前瞬间崩坍消失。

心痛,霎时席卷了陆至诚。

陆至诚木然地和唐梦佳牵着手,一起加快了步子,跟上了走在前面的陆贤一行。

五人一起进了电梯。

就在电梯门合上的一刹那,陆至诚的耳边,仿佛又是隐隐约约而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曲如残如破的《友谊地久天长》。

电梯门合上了。

地久天长。

陆至诚悲哀地想。

“……她会在吗?”

陆至诚不自禁,凄惶而怅痛地在心里问。

电梯门开了。

陆至诚的心,突然一下子就乱了。

五人一起出了电梯。

陆贤和另两人说笑着,便带着众人,一起往包厢走了去。

陆至诚和唐梦佳一起无声地走在最后。

陆至诚感觉到唐梦佳抓紧了自己的手。

快到包厢门口的时候,陆至诚下意识地又愣了愣脚步。

陆至诚感觉到唐梦佳的手心,顿时凉了一凉。

風

折

陆至诚顿了一顿,还是牵着唐梦佳的手,跟着陆贤,走进了包厢。

陆至诚的心,突撞了起来。

三大桌的人,看上去差不多都已经到齐了。

没看到梁啸刚。没看到胡珊。

陆至诚的心,好像莫名其妙地空痛了一下。

陆至诚感觉到唐梦佳紧绷着的手心,一下子松了一松。

众人站起,相互介绍寒暄了一番,便又都各自落了座。

陆贤在陆中盛和梁正强的那一桌主桌上落了座。孙少豪起身,让陆至诚来陆中盛旁边坐,陆至诚就笑指了指唐梦佳,默摆了摆手,然后便跟着唐梦佳,一起在旁边周主任的那一桌上坐了下来。

孙少豪就笑摇了摇头,又坐了下来。

陆中盛和梁正强又笑谈了几句,看看双方的人都来得差不多了,就好像不经意地笑问起,怎么梁经理今天很忙?

梁正强看了看手表,就好像有些抱歉地笑着说,刚临走的时候打电话问他,还说要来,可是也不知怎么现在都还没到。可能是招商城那边的分公司快开业了,事情乱,拖了时间吧。我看,大家还是不要再等了,只管先吃吧。

那要不要再打个电话问一下?反正还早嘛,大家还是可以再等一会儿的。陆中盛客气着问。

还是不用了,有事的话,他会给我打电话的。我看大家先吃吧,或者我们边吃边等。陆总,我们可不要让大家饿了肚子啊。梁正强笑着说。

陆中盛就哈哈地笑了起来,很爽朗地抚了抚手掌。他用手指了指陆贤,笑着说,让人上菜。

饭店底楼大厅。

大玻璃门自动启了开来。

梁啸刚浅笑着,拉着胡珊缠了白纱布的右手,走进了大厅。

是这里。胡珊伤楚地想。

竟然是这里。胡珊痛苦而无奈地想。

胡珊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带了一丝迟迟的重。

胡珊经过底楼大餐厅的时候,竟又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一曲似泣似诉的《友谊地久天长》。

胡珊情不自禁地,在餐厅门口,停住了脚步。

她难过地看见,靠着落地窗的那两个面对面的旧座位,空空荡荡着,冷冷寂寂地,就好像这么些年来,再也是没有谁,真的再在这两个旧位子上坐过一样。桌上的那只细瓷花瓶,瓶里的那枝红色玫瑰,都好像三年前一样的洁白,都好像三年前一样的鲜艳,就仿佛这些年来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一眨眼,而昔日的所有,在这物是人非的弹指一瞬间,也好像真的是什么都从来没有变过。

胡珊忽然又像是看到了很久以前的那一个美丽的夏日恬午。胡珊忽然又像是看到了正对面地坐在一起开心地吃饭聊天的陆至诚和自己。她看见他正一边不停地给自己夹着菜,一边一直有些掩不住地心慌意乱着,和自己说着一些不着边的话。她看见了那时的陆至诚,傻傻地,对着自己,张了好几次口,却还是什么也都没有真的说出来。她还看见了那时的自己,心一直怦怦地跳着,又是说不上来的欢喜,又是说不上来的紧张。想看着他,却又老是不敢让自己抬起眼睛来。明明知道他心里想要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却是又心跳地想听,又心跳地怕听,只好一直等着他,等着他。只想他真的可以对自己说出来。只要他真的可以对自己说出来。哪怕是真的要自己为他等到尽头也心甘情愿,哪怕是真的要自己为他停了心跳也情愿。

“走啊——”

梁啸刚不耐烦地拉了拉莫名其妙愣在了大餐厅门口的胡珊,严声说。

一幕幕,在胡珊眼前刹那风逝。

冰痛,在一瞬间,蔓延了胡珊的全身。

如旧的《友谊地久天长》,还在残破的空气里低泣回荡。

胡珊跟着梁啸刚,走向了电梯。

地久天长。

胡珊悲哀地想。

三楼包厢。

开始上菜了。

唐梦佳看上去好像是已经没有了刚才来时路上的一片忐忑与沉闷,整个人都显出了几分最终的轻松。她微微高兴地牵握着近坐在自己旁边的陆至诚的手,开开心心地和同一桌的人说笑着。

陆至诚的左手轻轻牵握着唐梦佳的右手,隐隐地带了一丝忐忑之后莫名剧烈的空怅,沉惘默然地看着包厢虚掩着的两扇华门,愣愣地出着神。

她没有来。

陆至诚空荡荡地想。

我都在想什么呢?

陆至诚心里一阵剧烈的怅痛。

痛在心扉如潮翻涌。

陆至诚一个人沉闷而惘茫地出着神,一时竟根本听不到唐梦佳到底是在和别人说笑着什么,也一时竟丝毫没有发觉到,自己正垂着的右手,突然又是无意识地剧颤了一颤。

梁正强和陆中盛又是站起身,笑着互敬了一杯酒。

梁正强喝干了酒,欣笑着放下了酒杯,便转身笑着从包里拿出了一叠红灿灿的请柬,一边喜笑着,一份份地亲手发给坐在主桌上的中盛公司的人,一边又是谦笑着,对陆中盛说,难得陆总这么有诚意,今天还特地抽空出来亲自请

風

折

我们吃饭,真的是太不敢当了。能和陆总的公司合作,我们也是荣幸。大家互惠常往,以后多多的合作,看来也一定都会非常地顺利。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这是我们招商城分公司的开业典礼邀请函,就在这个月底的二十四号那天上午。到时候,陆总你可是一定要赏脸来为我们剪个彩啊。另外各位,到时也请一定要给我梁正强一点薄面,千万要来,千万记得都要来啊。

陆中盛笑呵呵地连说“好,好,客气了”,一边就是打开请柬,看了看,笑着说,梁总,你们分公司开业的那一天,可是个好日子啊。

梁正强就哈哈地笑了起来,掩不住地高兴着说,这日子啊,可是我在老黄历上挑了半天才选定的。那一天是黄道吉日,五行属火,以后生意也一定会红火嘛,哈哈,而且那天上午十点,又刚好是难得的吉时,在那个时候剪彩开业,是再合适不过了。

陆中盛就笑着恭贺说,那就真是要祝梁总你们公司财源广进,以后的生意更加蒸蒸日上。

梁正强就哈哈地连笑着说“彼此彼此,大家兴隆”。

唐梦佳松开了陆至诚的手,先给他夹了一筷子菜。

陆至诚顿了一顿,就对唐梦佳浅浅笑了笑,说,你也吃吧,该饿了。

唐梦佳看着陆至诚,轻轻笑了笑,便是高兴着,又拿起了筷子,也给自己夹起了菜。

陆中盛笑端着酒杯,陪着手里拿着一叠开业请柬的喜笑着的梁正强,一起走到了陆至诚这一桌旁。

众人忙站了起来。

陆至诚也跟着微微不情愿的唐梦佳一起站了起来。

陆中盛一边和这一桌上正飞公司的几个人笑谈着,一边就是和他们一个地互碰着酒杯。

梁正强一边喜笑颜开地和中盛公司的几个人客套着,一边就是亲手一份份地给中盛公司的人发着红灿灿的开业请柬,不停地笑着说“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中盛公司的众人纷纷笑着回应“一定,一定”。

梁正强笑着,给表情淡淡的唐梦佳发完了请柬,将这一桌上的最后一份请柬递到了默然着陆至诚眼前的时候,陆至诚的手,却是下意识地顿了一顿。

“一定要来啊——”梁正强一样的笑着说。

“……一定……”

陆至诚勉强地也让自己一样说了一句,然后便是迟缓着伸出了手,接过了这张大红色的请柬。

就在陆至诚接过了这张鲜红请柬的一刹那,他的眼前,却仿佛忽然又像是看到了去年那一张同是这样鲜红鲜红的胡珊的婚柬。

一阵心绞痛来。

陆至诚手如针刺。

“你爸妈最近身体还好吧？”

梁正强笑着，跟问了一句。

陆至诚愣了一愣。

陆中盛端着酒杯，默笑了一笑。

“都还好……谢谢。”

陆至诚说着，勉强让自己也笑了笑，然后便是拿着请柬，有些沉沉地，又一个人坐了下来。

梁正强看着独自坐下后的陆至诚，浅浅地笑了一笑，接着便是淡淡地转过了头，又和一旁的周主任继续笑着谈了几句。

陆中盛又和这一桌上正飞公司的几个人笑着客套了一会儿，然后便是端着酒杯，继续笑陪着手拿请柬的梁正强一起，又走向了第三桌。

陆至诚看着自己放在了面前桌上的这张鲜红请柬，眼前却竟是突然再一次止不住地，又是看见了那一张血红地断人心肠的胡珊的婚柬。

穿着婚纱的胡珊，在这挥之不去的一瞬间，忽然又是洁白而悲哀地，清晰浮现在了陆至诚的脑海里。

“小珊——”

陆至诚突然听见有一个声音，在自己的心里清清楚楚地呼唤。

又是一阵心绞痛袭来。

唐梦佳翻开请柬看了看，嘀咕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便是转头看了看一时有些愣然的陆至诚，微微轻松着，而又有些小心地轻问：“你去不去啊？”

陆至诚顿时回过了神来。

他稍顿了顿，转头看了看唐梦佳，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时，包厢虚掩着的两扇重门，却突然就被人冷冷沉沉地，从外面一把轻轻推开了来。

重重的门，一下子，沉沉地开了。

梁啸刚和胡珊，一起出现在了门口。

陆至诚转过头，蓦地，呆住了。

他看见了胡珊。

胡珊抬起目光，刹地，怔住了脚步。

她看见了陆至诚。

时间，仿佛在一瞬突然止顿。

陆至诚和胡珊，相视凝对。

世界，仿佛在周围霎时消褪。

两个人的血液，在这刹那的一瞬间，一起停固了。

陆至诚定定地看着胡珊。

胡珊定定地看着陆至诚。

風
折

真的是你。

陆至诚悲哀地想。

真的是你。

胡珊悲哀地想。

陆至诚还是如石像般，呆呆地看着胡珊。

胡珊还是如石像般，呆呆地看着陆至诚。

梁啸刚的嘴角，浮起了一掠恨笑。

他狠狠地捏紧了胡珊还缠着纱布的右手。

胡珊心里猛地一绞。

时间，依然在不回头地走。

世界，仍旧在眼前清晰。

胡珊痛苦地让自己的眼睛，避开了陆至诚。

陆至诚心里醒狠地一刺。

愕愣着的唐梦佳，忽然回过了神来。

她下意识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去牵陆至诚垂着的左手。

就在唐梦佳的手刚刚碰到了陆至诚的手的一刹那，陆至诚的手，却是突然下意识地，像是触到了电一般，往后猛地一缩。

唐梦佳的脸色，顿时一白。

胡珊微低着头，跟着梁啸刚，走了进来。

陆至诚错愧地看了看唐梦佳一时僵在了自己腕旁的苍白右手，无措地顿了一顿，刚想要伸出手去，重新牵住唐梦佳时，唐梦佳的右手，却已经慢慢地收了回去。

梁正强站在第三桌旁，微愣地看着正牵着胡珊朝自己这边笑吟吟地走过来的梁啸刚，一时竟忘了继续给众人发请柬。

陆中盛看了看梁正强，如旧浅笑着，端起酒杯，微抿了一小口酒。

陆至诚一时惶惶着，让自己的眼睛避着一旁苍白的唐梦佳。他禁不住地抬起眼，又看了一眼正被梁啸刚牵着手走向梁正强和陆中盛的胡珊的背影，不禁无奈地伤刺着，又一次不知所措而痛苦难言地低下了自己的头。

陆至诚心乱如麻，动荡不安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空酒杯。

他沉沉地低吐了一口气，便是一下子伸出了手，拿过了桌上的一瓶白酒。

陆至诚一个人沉默着，自己给自己的杯子里倒着酒。

唐梦佳看了一眼正在自己给自己倒酒的陆至诚，嘴角轻轻动了动，终究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唐梦佳心乱着，忐忑忐忑地，忍不住抬起头，看了一眼胡珊的背影。

梁啸刚牵着胡珊，一起走到了梁正强和陆中盛的面前。

“对不起，来晚了——”

梁啸刚笑着说。

“我不是让你在公司抓紧查账吗，怎么——”

梁正强忽然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便忙有些尴尬地停了停口，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地捏了捏手中还没发完的请柬，瞟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陆中盛。

陆中盛依然不动声色地浅浅笑着。他笑看着梁正强和胡珊，很客气地点了点头。

“噢，你不是让我查完了账就要赶紧过来的吗——”梁啸刚一边接过了梁正强的话说，一边就也是对着陆中盛笑点了点头，然后便又是笑牵着胡珊，继续跟梁正强说，“我想查账这事现在也不是最要紧，所以刚才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剩下的那一半账，就交给小刘代我去查了——今天是陆总请客庆祝，这么难得，我怎么可以不来呢？”

梁啸刚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就是笑看向了陆中盛。

梁正强捏了捏手中的请柬，脸色不由有些僵硬。

“哈哈，还是梁经理说得对——想不到我陆中盛，还是有这样几分老脸的——梁经理今天真是给我面子，哈哈，好——”陆中盛浅浅笑着，端着酒杯，一边好像很爽朗地说着，一边就是看了看一直在旁微垂着头默然不语的胡珊，笑着问梁啸刚，“这位一定就是梁经理你的太太了——好像是姓胡吧，不知道对不对？”

梁正强的脸色，隐隐沉了沉。

梁啸刚稍冷顿了一顿，便是看着浅笑着的陆中盛，干笑了一笑，然后转过头轻拉了拉胡珊的手，温和着好像有些自嘲地说：“今天真是忙得高兴，一时都忘了介绍了——来，胡珊，这位就是中盛公司的陆总——”说着，梁啸刚便又是转头对着陆中盛笑了笑，介绍说，“她就是我的太太，叫胡珊，也是我们公司的人——喏，没想到陆总原来真的还是第一次看见我太太——陆总，不介意我今天顺路带她一起过来和大家认识认识吧？”

“哈哈，梁经理真是哪的话——你今天能带你太太一起过来，这实在是给足了我陆中盛面子啊——今天本来就是要让大家一起聚聚，相互认识一下，熟悉一下嘛，以后我们要在一起合作的日子，可还是很长的——今天大家都来，好，好啊，人一定要都到齐了，这高兴，才是真的一起高兴——”陆中盛爽朗着说，便是依然浅笑着，看向了胡珊，客气道，“原来你就是梁总的儿媳妇——你好你好——”

“……你好……”

胡珊微抬起了头，轻轻回道。

梁正强依然有些尴尬地沉着脸。

陆中盛看了一眼正在梁啸刚背后不远处的另一桌上自己喝着酒的陆至诚，稍默了一默，便是微转过身，笑着对梁正强说：“梁总的家道真是好啊，子贤媳淑，生意又是现在这样的越做越大——真正是家和万事兴啊——”

“哪里哪里——”梁正强拉着笑，笑吟吟地谦道，“陆总的家业兴盛，事事

風

折

風

折

和顺,才真的是让旁人羡慕了眼啊——”

陆中盛哈哈地笑了笑,便是一边笑看了梁啸刚一眼,自己向着桌旁转回了身,一边顺势伸手很爽朗地指了指桌旁中盛公司的众人,开怀着说:“来,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陆至诚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陆至诚伸过了手,又要拿酒瓶。

“我才刚拿到驾照,你要是醉了,一会儿我也开不惯你的那辆车——”

唐梦佳眼睛不看着陆至诚,冷冷地,隐了一丝伤切的,轻声地说。

陆至诚的手,在酒瓶旁顿了顿。

陆至诚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慢慢地,把手收了回来。

“……没事……”

陆至诚踌躇了一下,有些无措,又有些莫名地说。

唐梦佳低头看着桌沿,也不应声。

周围的人,依然在各自热烈而无关地说笑。

陆至诚看了一眼不言语的唐梦佳,心里突然又是一团更剧烈的缠结着的乱。

周围的声音,还在一片热烈的空气里各自茫然动乱地飘杂。

陆至诚的耳旁,空空荡荡。

他一直强迫着自己,不要去看,不要去想。

不要去看。不要去想。

可是他明明知道,此时的胡珊,真的是离自己这样这样的近。

两个人,近在一小片的空气里。

他甚至能够在这一小片动荡不安的空气里无比清晰地感觉到,就在自己视野之旁的胡珊的每一次熟悉的呼吸,每一缕铭心的气息。

剧烈的动荡,正好像一场不能抗拒的越来越近的暴风,渐渐地,渐渐地,越来越激烈地牵撼着陆至诚心底的脉搏。

压抑着的烫血,在陆至诚的心底里越来越激烈地奔突了起来。

一阵风卷血进的剧痛。

终于,陆至诚还是转过了头。

他看向了胡珊的背影。

梁正强笑着发完了请柬。陆中盛笑端着酒杯,在向梁啸刚介绍这一桌上的最后一位中盛公司的部门副经理。梁啸刚笑着客套着,和最后这位部门副经理握着手。

胡珊的右手依然被梁啸刚的左手紧紧地捏着。她低低地最后和这位部门副经理木木地轻道完了一声“你好”,便突然又是抑不住地,再次感到了一阵深烈的心撕。

他在这里。

胡珊还是再次忍不住地，痛楚着想。

她命令自己，不可以再想。

不可以再想。

可是那深烈的心撕，却再也难抑。

她甚至能够无比清晰地在这一片难言的心撕剧痛中感觉到，就在自己背后不远处的陆至诚的每一个熟悉的动作，每一瞬铭心的眼神。

他就在这里啊。

胡珊在心里哭着说。

一刹那，她甚至是在心底痛苦的恍惚中，突然蓦地，错觉到了一缕来自背后的让她觉得无比熟悉的注视与炙痛。

这到底是为什么。

胡珊痛苦地在心里问。

她真的好想转回头去，看一看他。

她想，哪怕只是一眼。哪怕只能是一眼。

可是，她终于没敢。

她受了伤的右手，被梁啸刚捏得很痛。很痛。

陆中盛和梁正强谈笑着，就一起从桌旁转回了身，准备往主桌走回去。

梁啸刚也是浅笑着，左手牢牢牵着默默的胡珊，跟着梁正强，慢悠悠地向后转回了身。

陆至诚看见胡珊跟着梁啸刚，一起从不远处的桌旁转回了身来。

在胡珊转回身来的那一刹，陆至诚却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把头转开。

胡珊在转过身来的那一瞬，终还是忍不住地，抬头看向了陆至诚。

两个人的目光，就在那谁也避不过的一瞬间，又一次刹那地交错在了一起。

交错的眼神，霎时一刹火烈的空焚。

一刹一起的空焚。一刹一切的空焚。

两个人，各自焚了心的痛，彼此成了灰的痛。

胡珊一时痴痴地，心凄地，看着陆至诚。

一股意想不到的更深更深的剧哀，却竟在突如其来的一刹那，更烈更烈地撕痛了陆至诚伤焚的心。

难忍的裂痛，在痴痴的一瞬间，无比残忍地撕醒了陆至诚。

他很清楚地看到了胡珊一直和梁啸刚牵着的右手。

他剧痛着，苍白地转开了自己的头，避过了胡珊的目光。

胡珊一阵裂了心的痛。

她看到了坐在陆至诚身旁的那个女孩，正转过头来，给陆至诚夹了一筷子菜。

更凄更伤的一股剧绞哀痛，在痴痴而残忍的一瞬，再次无情而冰冷地，让

胡珊强忍着心泪，默默地微低下了头。

陆至诚默默地看着唐梦佳给自己夹菜，心里突然又是旁地猛烈一击。

陆至诚心裂心缠，乱如纷潮。

他一时竟不敢让自己看一旁的唐梦佳。

痛乱纠涌。

陆至诚痛乱茫茫着，一下子就又是伸手拿过了桌上的那瓶白酒，狠狠地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大杯。

陆至诚重重地放下了酒瓶，刚要端起酒杯，一旁的唐梦佳，却是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唐梦佳冷冷地不言语着，也不看陆至诚，只是伸手一下子就拿过了右边陆至诚面前桌上的那瓶白酒，然后往左侧桌旁尽力地俯过身，伸长着手臂，将酒瓶没来由地，就是放在了陆至诚一伸手够不着的周主任面前。

正在和旁人说着话的周主任一时愣了愣，转过头来看了看唐梦佳。

唐梦佳也不理会，依然不言不语地，又冷冷着坐了下来。

陆至诚顿了一顿，无奈无措地强撑了撑自己的额头，终没有拿起自己面前已经倒满了酒的酒杯。

陆中盛和梁正强一起又回到了主桌旁。

陆中盛笑着跟梁啸刚和胡珊依次介绍了一下坐在主桌旁的中盛公司的几个人。梁啸刚客气着，依次与站了起来的众人笑握着手。胡珊被梁啸刚紧捏着右手，跟着梁啸刚，低低地依次与众人木说着“你好”。

陆中盛介绍完了这一桌上中盛公司的最后一个人，便是浅笑着，不看梁正强，也不看梁啸刚，一个人在自己原来的位子上先坐了下来。

梁正强轻顿了顿，一边也是笑着坐了下来，一边就是看了看梁啸刚，浅沉着声音说：“都坐下吧——”

梁啸刚却是依然牵着默默的胡珊，顿地笑了笑，然后就指了指一旁的陆至诚那一桌，轻冷着，像是对梁正强又像是对这一桌上的中盛公司的人笑着说：“还没有都过去和大家认识一下，不打一声招呼不好——各位还是只管先吃，我和胡珊一起去那边一桌坐坐，聊一会儿——”

梁正强微愕地阴了一阴脸。

胡珊的脸，刹地煞白。

除了陆中盛和陆贤，中盛公司其余众人纷纷笑道“客气，客气”。

陆中盛看了一眼梁正强，一边给自己的杯子里倒了半杯红酒，一边就像是对着梁正强又像是对着梁啸刚笑说“好，好”。

陆贤好像是不经意地，瞟看了一眼正坐在另一桌上独自怔看着面前酒杯的陆至诚，微微下意识地轻摇了摇头。

梁啸刚微笑着转过身，牵着胡珊，往一旁的陆至诚那一桌边走了一步。

胡珊却是滞默着没有动。

風

折

梁啸刚回过头来轻看了一眼胡珊,然后便是稍笑了一笑,手里微微暗用力地,狠狠拉了一拉。

胡珊差点一个踉跄。

梁啸刚拉着胡珊的手,慢条斯理地朝着陆至诚那一桌边笑走了过去。

梁正强转头看了看自己背后正走向另一桌的梁啸刚,又转回头来看看笑坐着的陆中盛,稍有些禁不住尴尬地张了张口,却又什么也说不了。

陆中盛看了一眼梁正强,便是笑呵呵地先站了起来,笑着给梁正强的杯子里倒上了半杯红酒,然后,放下了酒瓶,就是又端起了自己的酒杯,长长地笑着,对着梁正强说:“来,梁总,为了我们合作愉快,再干一杯——”

梁正强便连忙也是端着酒杯站了起来。他一边和陆中盛碰着酒杯,一边也就是拉着笑,连连地说“愉快愉快”。

陆中盛和梁正强各自笑着,喝干了各自杯中的酒。

陆中盛放下了酒杯,便又笑呵呵地拿起了桌上的酒瓶。他一边再次给自己和梁正强的杯子里倒着红酒,一边就是朗笑着对梁正强说:“梁总,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小时候在乡下,也没念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不过我这大半辈子几十年的生意做下来呢,也就是只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想在生意场上过得久,站得牢,赚不赚钱并不是最要紧,交情和面子,才是第一——梁总,我陆中盛,可的的确确是很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交你这个朋友啊——”

陆中盛笑说着,便又是放下了酒瓶,端起了酒杯。

“陆总爽快——能交陆总这个朋友,也是我梁正强的面子——”梁正强说着,便也是忙端起了酒杯,说,“陆总明白,我也明白,我们大家一定是交情第一,合作第一——大家愉快——”

“好,好——”

陆中盛说着,哈哈地笑了笑,便是举杯向这一桌上的各人示了示意。

众人纷纷举杯站起。

“来,我们大家一起干杯——”

陆中盛笑着说。

众人纷纷笑着,一起碰杯。

陆至诚一个人看着自己面前的酒杯,怔怔地出着神。

澎湃着的碎潮碎浪,正一起锋利地卷着碎不掉的海的汹涌,层层叠叠,如刀如刃,接连不断地翻绞着陆至诚的心。

碎了的无尽一幕幕,断了的无尽一幕幕,就在一刹刹的剧痛间,纷逝飘摇地,好像无数红了的枫叶一般,在陆至诚动荡的脑海里不断炙痛着,零零落落。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胡珊,是在那棵高高的老雪松下面。他看见了那时的胡珊,是正一个人躲在灰灰的老雪松后面,独自看着手中的一块洁白的玉蝴蝶,在偷偷地,没有声音地哭。

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一直觉得最高兴最高兴的,就是可以每天去找胡

珊,和她快快乐乐地在一起,一起开心地玩闹,一起开心地嬉笑。他听见了那时的胡珊,总是在甜甜地唤着自己“至诚哥”;他听见了那时的自己,总是在乐乐地喊着她“傻丫头”。

他想起了胡珊在离开福利院前的最后一天,和自己一起站在了那棵高高大大的老雪松下。他看见,胡珊取下了她脖子上的那块玉蝴蝶,要送给自己;他看见,自己拿出了一把小刀,很用力很用力地,在老雪松灰灰的树干上,刻下了一只深深的小蝴蝶。

他想起,胡珊被领养走的那一天下午,自己还在学校念书,连最后的一声“再见”,也没能亲口跟她说。他想起,在胡珊走了以后的多少天里,自己还总是会在每一天放了学后的傍晚,忍不住地,一个人站在福利院的门口,盼着,等着,老是想,说不定,她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了。

多少天,多少年。

陆至诚难过地想。

他想起了那一年,自己是在学校里的传达室门口,第一次又遇到了长大后的胡珊。他永远都记得,就在那两人对面不相识的一刹那,就在她对着自己浅浅一笑的一瞬间,自己的心,是生平第一次,那样莫名地怦然炽跳,如鹿烈撞。

他想起了那时候,自己曾在月色下的幽静小巷中,轻拥着甜蜜的胡珊,俯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对她说,我这一辈子都只爱小珊你一个人,你是我永远的宝贝。他永远都记得,当自己在小屋的厨房里第一次为胡珊做了菜出来,看见胡珊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在低着头,静静地为自己织毛衣时,自己是多么希望,两个人,这一辈子,都可以就这样安安宁宁,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他想起了以前,自己答应过胡珊,一定会给她一个好的归宿,会让她过得幸福。他想起胡珊那时对自己说,她一生一世,都只属于自己一个人。他永远都记得,那一年的元宵节,自己带着胡珊,回去见过了自己的父母,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说着话,一起吃了一顿饭。他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晚上,自己和胡珊,开开心心地从自己父母家里出来以后,还一起欢欢喜喜地牵着手,去看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灯会。他看见了那时的自己和胡珊,在无边的灯海人海中,是那样甜蜜地紧紧相牵着,相依着,就好像两个人一起想要的那些幸福和厮守,真的是永远无忧无虑地,紧紧相连在了两个人牢牢相牵着的手中。

他还想起了,就在自己准备好了要向胡珊正式求婚的那一天,梁啸刚为了救胡珊,差点送了命。他看见了那一只自己一直放在衣服口袋里的戒指盒子,鲜红得很沉默。

他想起了那时候的胡珊,每天都坚持着,会去照看昏迷的梁啸刚;他想起了那时候的自己,经常会忍不住地,一个人去喝很多的酒。

他想起了,胡珊那时候哭着对自己说,她心里爱的,只有自己一个人。他想起了,自己那时候握着胡珊的手,对她说,如果梁啸刚他真的会一辈子不醒,那么我就陪着你,一起照顾他一辈子。他记得,自己那时对胡珊说,不管发生

什么事,我们都要一起分担,是苦是甜,我们都要一起过。

他看见,自己终于真的为胡珊戴上了那枚钻戒;他看见,胡珊在那一刻,真的笑得很幸福,很幸福。

他还想起,那时候,自己就站在病房的玻璃窗外,亲眼看着刚刚醒过来的梁啸刚,握住了胡珊的手。他还想起,那时候,自己就站在小屋里的那张放着纯白色蝴蝶兰的小桌台旁,亲手地打开了那只鲜红的戒指盒子,亲眼地看见了那一枚被胡珊取了下来戒指。他记得,自己那时候,一个人哭了。

他听见胡珊哭泣着对自己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听见胡珊哭泣着对自己说,她心里真的只爱自己一个人。

他听见自己哽咽着对胡珊说,答应我,等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梁啸刚了,你不再欠他了,你就来找我,告诉我,我们还能重新在一起;他听见自己哽咽着对胡珊说,我会等着你,等着你戴着这枚戒指,回来做我的新娘。

他看见,自己真的在小屋里转过了身,不敢回头地,离开了胡珊。他听见,胡珊在自己背后哀恸着,泣唤住了自己,哭着说,至诚哥,你一定要等我。

他记起,在自己离开了胡珊的那一个夏天,周围的每一秒,周围的每一天,都好像是在不停地将自己活活地抽了魂地煎熬。他记起,那时的自己,总是会忍不住地,在每天很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盏淡淡昏昏的路灯下,远远地,看一会儿远处那自己最熟悉的最温暖的小屋。他想起自己那时候,其实真的很想,很想可以再看胡珊一眼,哪怕只能是一眼,也好让自己知道,她还好不好;他想起自己那时候,其实真的很希望,很希望胡珊可以看见路灯下的自己,很希望,胡珊可以真的跑出来,可以真的再也无牵无挂地,告诉自己,她和自己,永远也不会变。可是那时候的自己,却只能真的看见,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能,不可能。他听见,那时候的自己,只能在心里很悲哀地,对自己说,她还不能离开。

他还听见,自己那时候,每一天,每一天,都会在心里,一直忍不住地,忍着痛,对自己说,她会回来,会回来,总有一天,一定会回来。

他想起了,那一天,胡珊真的就是戴着那一枚刻有她和自己两个人名字的婚戒,静静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微微地垂着头,轻轻地问自己,至诚哥,你还爱我吗?

他想起了,那时候,自己和胡珊两个人,是那样高兴地一起去看过了新房子,是那样高兴地一起去看好了新家具,两个人,是那样开开心心地,甜甜蜜蜜地,一起准备着结婚。

他想起了,自己那时候,是那样幸福地抱着胡珊,对她说,小珊,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家了。

他还想起了,就在自己说好了要带胡珊一起去婚纱店里试婚纱的那一天,灰色的天地间,却是突然地,下起了一场悲鸣苍泣的雷雨。

他还记起了,那时,胡珊哭着扑在自己的身上,死死地抱着自己,哀泣着对